



文學週刊 · 第八九〇期

詠樹兩首

◎許其正譯

這棵樹

烏克蘭 Dmytro Pavlychko作

不久前我種的這棵樹
因為乾旱，悲慘地
向我乞求水分
我給澆了水
並很慎重地
剪去過剩的枝葉；
我因沒對它付出愛心而懊惱，
我有些微的
良心不安。

面對它們說的話

美國 Carol Louise Abell作

這些樹暗自長大
它們的葉子在風中搖擺著，
發出沙沙的聲音
光貼在它們綠色的身上；
一種持續的活力根源
變成了鮮活律動，
像一個失望者細語著
獲得共振共鳴的聲音。
(譯自第13卷第3期世界詩人) ※



河岸上等待盛開的老櫻花樹

春天盛開的垂柳櫻 攝自路旁廣告

【旅行影像】

期待櫻花的盛宴

◎圖／文·掌門

角館植了許多櫻花，八重櫻、垂柳櫻花樹都已卸下一身的綠葉，挺立著一身的傲骨迎接凜冽的寒冬。

路邊有一塊看板，介紹春天的角館風光。垂柳櫻花，像冬日里的樹掛，又像棉花糖，由牆內垂掛到路上，拂過行人的髮梢、臉頰、衣襟，映入陶醉的心靈。彷彿花的霧，花的城。而河岸上有數百棵高聳的櫻花樹，昂首站在瑟瑟秋風中，枯瘦的細枝上，已有一個個鼓起的荷包。當然她們還要在嚴寒的冬季裡孕育，然後像炮竹一樣，在春風中爆開，一串串的燃放起來，成千上萬的櫻花仙子伸出雙手迎接您。來吧！春天時，請您來參加櫻花的盛宴。 ※

換錶

◎李明書

我並不特別愛錶。成年以前，千元以上的錶都是別人送的，有什麼戴什麼，不怎麼挑剔，也不懂得搭配。家裏中誰有多的錶就換來用用，壞了也不會有人計較。

自己買過千元的手錶只有兩隻，一隻是三年前在台北西門町的萬年商業大樓買的。常聽朋友討論，說在那年那樣裡容易買到水貨，不過對我而言卻不甚重要，因為對於平日不甚在意的東西，一旦看到真有個賞心悅目的，通常會喜歡很久，習慣之後就會十分依賴，很難再出現一個來取代它，至於究竟是什麼牌子，根本不是考慮購買的重點。

我對於手錶的態度大概就是如此。手錶的品牌、品質一竅不通，只因當時的女友逛街時不經意地淘到那個手錶，正巧又有點閒錢，也剛好沒有手錶，就這麼萬中選一地挑上那隻。金屬橫格形錶帶，深銀色錶面，在不同的光線折射下，呈現出層次的亮度；除了時間刻度由碎鑽排列而成之外，鏡面外框也鑲著一圈，當然，碎鑽並不是真的。那時兩人挑了許久，拿起幾隻反覆試戴後，一致覺得這隻最得我們的青睞，價格也不算昂貴，於是就買了它。

這麼一戴就是五年，戀情不及兩個月就告終，它卻還在我的手上停泊著。已不知多少人、多少次問起這隻錶的由來；簡略交代一下之後，通常會被以為是過往的戀情作祟，導致我還會戴著它。用來解釋並非如此的理由很多，例如它著實耐用，五年來我只換過一次電池，游泳池與溫泉都侵蝕不了它，連錶框上的碎鑽都不曾剝落過一顆；又如對於平日不在意的東西情有獨鍾之後，看再多隻，都不覺得還有能夠掩蓋過它在我眼裡的光華的。不同人問起時，這些理由就交替上陣，其實，自己心裡清楚，最主要的，只是習慣了，習慣了秒針聲響，習慣了重量，也習慣了別人問起。

時候或許到了，它雖然還沒壞，但是近日卻與女友共同看上一隻另外一隻新款的手錶，除了同是金屬錶帶以外，相似度卻趨於零，可見我大概也不是以特定的造型，做為挑選的原則。不過，一如以往，目前為止這隻心儀的錶，扣在手腕上，就覺得會戴上許久。或許，也由於這次買的是對錶，要習慣的與中意的，已不只是一隻生硬的錶了。 ※

如果我是

◎米卡

如果一定要來個角色扮演，指定我是如雀鶯，我不願當《西廂記》裡與張生一見鍾情，經紅娘推波助瀾終生，卻遭母親反對，最終等到團圓結局的幸福女子，而寧選《會真記》裡情感層次飽滿的原型。

一開始張生一人相識之初，鶯鶯不樂意會面的緣故，既不眼睜睜張生，對於問話也不回答。後來張生給她遞了情書，問話回信引他來，但張生辭嚴的訓了一頓，待他以為無望了，她卻又在深夜裡請自來，完全是一個少女初探愛情時欲迎還拒的姿態。

兩情相悅之後，張生赴京趕考前夕，鶯鶯流著淚給他彈奏曲子，說：「始亂之，終棄之。固其宜矣，愚不敢恨。」兩年張生沒有中，停留長安，給她去書送了禮物。她的回信更是婉轉動人，描述分離後一直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，夢中常哀歎啜泣，對於彼此間的山盟海誓也從未改變，並回贈頭髮一縷，玉環文竹茶碾子一枚，借物表達想要永遠相好的心意，和之前的舉動相比，此時幾乎是卑微得「低到塵埃」裡了。

可惜張生並不感動，反而公開了這封哀怨的信，還有一段《歷來被讀者抨擊的》忍情說，指鶯鶯為「不妖其身，必妖於人」，而她的德行難以勝過不祥之物，只好跟她斷絕關係。所以他娶高官之女，她另嫁他人。再一年，張生偶遇鶯鶯的丈夫，最後乾脆去詩：「棄置今何道，當時且自親，還將舊時意，憐取眼前人。」這句話是一個令人出乎意料的轉折，記得第一次閱讀至此，心底忍不住大大喝采。

柳如是

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是柳如是，能不能自主的選擇一種人生？從故相之妻到秦淮八艷之首再反清復明的幕後推手，每一次身份的更替像是走在一條迂迴的密徑，轉出了重重各異的風景，令人不禁猜疑，當時她在旁出的岔口，試圖謀出一條路之時，究竟是心底的聲音還是命運的食指？

也就是說，如果柳如是不是被誣導致流落妓院，如果宋徵與有些擔當不至於斷絕絕交；如果和陳子龍不礙於家庭局面經濟情勢只得離去，如果她嫁的是謝象山而非錢謙益；如果錢謙益不降清一人以死明志；如果……

「如果」只是一個假設，好像之前看不見的差錯都可以彌補，我們的無知得到平反，得到一個爭取幸福的機會；其實，這也是一個後見之明，一個重新再來的幻覺而已。讀著柳如是的傳記，看見她生命中發生的每一件小事以及她下的一個又一個決定，實在無法去說「如果」，畢竟這已經是在當下有限的條件和資源裡，所能做的最好的選擇了。

可見柳如是的取捨都順應了更大的現實，但內心卻渴望獨立，一有機會就自他身上吸取養分，最早自周道登處獲取文學指點和朝中掌故，間中會拜李待問學習書法，與陳

董小宛

我的腦袋裡從不萌起：「如果我是董小宛……」的浮想，她太符合社會對於一個女性的全部期待，美貌、溫柔、貞靜、順從、奉獻、持家有道、待禮而動、出言得宜、看是多麼可貴的婦德，因此缺乏了吸引我的特質，一種生命蠢動的狀態，一顆充滿張力的心。

或者說，我尚未懂得這一類女性的好與美，一旦替她代言，強作解人，都可能低估了她的人生內容，不免有欠公平。但我不否認

子龍的唱和之中開啓了她的正式創作，也孕育了政治見解，後來和錢謙益一起，詩風從江松轉向常熟，被譽為文采斐然，異於流俗。在反清的立場上更是貫徹始終。所以，從一個男人輾轉另一個男人，並非一個名妓顛沛流離的落魄境遇，而是一個女人心志堅成的過程，像一張草圖，每一回的經驗都發生作用，一點一點增加了線條和色彩，顯現出一個真實又飽滿的形象。

如此的轉變，最明顯的就是她三次面臨死亡的表現，第一次是死裡逃生，周老夫子出於憐惜，放過遭誣陷與人私通的她，幸運地跨過了生死大關；第二次是求死不能，她為保全名節，要求錢謙益一起投河自盡，以身殉國，因他的懦弱不成，她轉向反清復明的運動；第三次是死無所懼，復明志業落空，錢老病逝，她為保家人免於族人的牽連而自縊。三次的順序中，可看出命運宣示主權的意味，她只能把自己交付出去，好像她的一生就是一個命定的故事，一個打開無數扇門卻始終走不出去的迷宮。可是，她內在的意志卻在雙方一次次的對峙中，逐漸變得強悍，變得清方，在面對無可逆轉的局面之時，計算著手中僅剩的籌碼迎上去，賭一把。

可惜再怎麼頑強，她還是在關卡前敗下陣來，終究不能如自己所願活過一關，命運有著必然的殘酷，誰也無從去要求公平和合理，或等待一個僥倖，但是在一次次PK中，她逐漸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形貌。

由此，這一場個人和家國的雙重悲劇裡，她活出了只屬於柳如是的姿態。

知己鬼坡

◎響菲

打開陽台的門，就能望得見小山坡上的墳墓。墳墓的傳言很多，有線電視也報導了數次。小山坡上的墳墓，沒有人數過那裡有多少墳墓。墳墓群有股荒涼神秘的氣氛，被鄰居們稱做鬼坡。

除了是座公墓外，鬼坡的傳說很多。傳說，紅毛人入境後，一些不願投降的人都躲在鬼坡就地處決。也有傳說是東洋人將殺害的無辜老百姓亂葬在那裡。

無論如何，都證明那裡埋了很多無辜的靈魂。為什麼會來買這裡的住家，還不是因為學弟住在這裡，常常來這裡串門子，遇到一個貸款出事的鄰居，急於將房屋脫手，就這麼買了下來。

第一次到這裡找學弟，是受了出版社社長所託，來找這位同校，但素未謀面的學弟。沒想到兩人第一次見面，這位學弟就當著我的面，一字不差背誦出我的詩：「落葉埋埋落葉，枯枝鞭打枯枝。一代接一代的堆疊，一代又一代的解構，我們終於成爲一壞黃土，而非自己期許的詩人。」

當時應該佩服他的記憶力，我，竟無知的陶醉在自已作品獲得別人肯定的虛榮中。

那晚，我與學弟久談知己「已干杯少」的邊談文學邊吃酒到深夜，才走出學弟家旁的小店。學弟邀我到他家過夜，我因為初認識而推辭，與他道別後，就這麼獨自一個人搖搖晃晃的找計程車回家。搖搖晃晃中，我一直找不到計程車，昏昏沉沉中，我看見一家旅館，心想既然醉了，就先休息之後再回家。進了旅館，一覺睡醒，就「哪有什麼旅館？哪有什麼街道？只是我人正睡在一塊腐朽的棺材板上。」

起身，我竟然看到眼前立著一個與我學弟同名的同姓的墓碑。

我忘了是如何回家的，只記得當時酒意全嚇沒了，翻身想想，雙腿卻軟了，只有爬的份兒。事後，我並沒向學弟提起這件怪事，不過我們真的就此成爲無所不談的知己。學弟對當時這事婚的我說：「無論結婚多久，老婆都沒你認識的久。」

其實在鬼坡旁的住家，除了是屋主出事，房屋便宜賣外，當然也希望與學弟兩人可以經常把酒暢談文學。哪知道，才購屋不到三年的時間，學弟竟然就因心肌梗塞而去世。

學弟的新婚太太打電話給我時，我正在上班，接到電話就立即趕到醫院停屍間，不能免俗的塞錢給停屍間的工作人員，希望他們能好好照料我的知己。

我知道學弟近來正在刻意減肥，以不吃飯只吃肉的方法減重，三個月內就減了二十幾公斤，還跟我說他要出一本如何成功減肥的書。

與學弟太太一起去開死亡證明書的時候，醫師說：「可能是減肥過快，血管壁的油脂硬塊脫落，流向心臟，塞住通往心臟的小血管，造成心肌梗塞。」

令我驚訝的是這醫生也信命註定的說法。他安慰我們一切都是命定，不需要悲傷。他說：「不相信的話，你們找兩個算命先生問問就知道，真正會算命的人，是學弟太太才說她出於心術的。」也因他如此說，學弟太太才說出她心中的怪事：「我們結婚前有去請一位善於算命的朋友，幫我們算婚姻。當時他預言我們結婚不到一年就會分手，勸我們不要結婚。當時我們以為是一方會有外遇，沒想到竟是在這般的冬季裡，之後，學弟太太選了日子，就將學弟葬在離家近的「鬼坡」公墓。當與送葬隊伍抵達墓地時，我發現學弟太太所選的墓地，竟然就是我第一次與學弟見面醉倒後，一覺醒來的同一地點。 ※